

萬有文庫

第一集五種百種

王雲五主編

奧德賽

(三)

荷馬著

傅東華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奧德賽

卷九

道前情訴述蓮花國
脫大險分食巨羊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乃答言：

「國主啊，你是非細亞一族之賢！」

我今聽歌聲美妙，如出自天仙，

怎不教人心內歡？

我生平足跡遊都遍，

卻未見富麗繁華若此間；

你舉國安樂歡恬，

華賓列座王宮殿，

聽的是仙樂喧闐，

吃的是珍羞萬品滿華筵，

金樽酌酒若流泉；

真個教人心羨艷，

你卻偏教歌樂止，

命我把愁情道念，

使我悲懷益似火熬煎；

我有千言萬語要陳訴，

卻不知孰宜居後孰宜先，

爲的是，神人賜我禍患重重非一端。

我今先把姓名言，

庶幾於此遠邦異域也得流傳，

且他日我脫離禍患，

縱然是遠隔山關，

也好報你們今日這恩情一段。

我原來就是攸力栖茲，

雷厄提斯之子，

我生平多計智，

因此上人人盡畏，天上咸知。

我家住在伊大卡，

奈利登山樹如髮，

四周有島嶼環匝，

沙米、杜利嶺，與夫查辛蒞島木繁夥。

那伊大卡平浮在海上，偏處在西方，

他島成叢盡東向，朝近紅日上；

那島上崎嶇曠莽，

卻饒產物資生養；

且我覺人間雖廣，

終莫如此島堪親堪愛賞。

曾有個美妖魔，名爲卡力普索，

將我羈留在仙閣，

要我和她做夫妻同寢宿；

還有那伊耶島。上仙人叫塞栖，

本領高強多技藝，

也將我久久強留羈，

要和我配作夫妻；

卻都不能使我這思鄉之念稍移。

都只爲鄉邦父母，

總總教人愛慕，

縱在他鄉樂未央，

也不由人忘故。——

請再把我自特羅亞歸途艱苦，

逐一的爲諸君詳訴。

『我從特羅亞被風送至伊斯馬魯斯，』

乃是西可尼安。人的城市；

我把居民屠殺死，

將那城市化作了一片荒墟殘址；

拉獲了無數的錢財女子，

給大衆均勻作賞賜。

事後，我勸軍士們大家速走，

誰知都不聽我的良謀苦口，

兀在海濱留戀不登舟，

爭宰殺牛羊來下酒。

唯時亡命的居民彼此呼叫，

把鄰境的同族號召；

那族人居住在大陸，

人口衆多弓馬好，
步騎戰法盡優良，
能看情形應需要。
迨天曉，大衆紛紛俱來到，
多似那春日的繁花茂草。
於是天使我們陷入大不幸，
因彼時倉卒之間要在舟中列陣，
不覺得手忙脚亂大紛紜，
把戈矛自相刺刃；
自晨至嚮午時分，
我們雖則多寡不公平，
卻尙能抵擋敵人陣；

但到了紅日西沉，
終是我們退卻他人勝。
是役也，每舟中喪失六人，
其餘的幸皆逃命。
「於是我們又鼓棹前行，
人人心裏悲喜交侵；
喜的是我們自己的逃性命，
悲的是喪失了好友良朋；
因回首，把陣亡將士呼喚三聲，
冀招得幽魂一同前進。
又誰知天上育夫神，
忽作起猛烈北風一陣，

忽然間海陸俱昏黑，

晝時無異夜冥冥。

我們的船兒卻兀自向前行，

唿喇喇，但聽得帆兒劈碎聲。

我們不勝心驚，

怕死神立刻便來臨，

因把帆兒急收起，

奮力將船駛向岸邊停。

這一停二日二夜，

人人都不勝焦心，

迨到第三日晨曦透露，

方始見浪息風平，

因復豎起桅杆張起帆，

受風吹送徐徐進。

料自此，便可平安無恙歸鄉井，

卻誰知行至馬雷亞附近，

忽又見浪作波興，

並驀地起了北風一陣，

將我們折向錫西拉方面吹行。

自此繼續九天，

我們不住的受狂風催迫而前，

迨至第十日，

乃達食蓮人的境域之間。

我們於是登陸取水，

隨在舟旁作食充飢，

迨大衆既飽，既醉，

我乃差人探問是何人居彼。

我差的共是二人，

並遣一人前導作先行。

他三人一去，便與居民相廝混；

那居民並不欺生，

卻把蓮花相贈；

誰知吃過這蓮花，

便恍如失了神魂，

忘卻回頭覆命，

只想與居民作伍成羣，

不復把家鄉思忖。

我因得迫他們垂淚回舟，

用繩索將他牢綑；

又囑餘人急速把舟登，

免也去嘗試蓮花，致忘鄉井。

於是大衆急歸舟，

大家列坐都齊整，

便鼓棹而前進。

「我們從此向前航，

中心實慘傷，

久乃達賽克洛普斯之族，

乃是個不知法紀的蠻邦。

那居民仰仗天神，
不知種植不知耕，

卻是一年穀麥不愁乏，

並有葡萄成糾生，

盡靠着育夫的雨露之恩。

也不識合羣會議，

也不知製定法紀，

身居在山巔洞裏，

各管束自家妻子，

對同族素無情誼。

「距此邦一箭之地，

有荒島崎嶇橫迤，

上生着樹木紛披，

與此邦相去無幾，

卻又不相聯毗。

那島上有山羊無數，

從未經人步履，

也未見獵人穿樹登山，

來此把獸兒追取。

原來此島非是農田，也非牧地，

未嘗開墾，盡皆曠廢，

不見人踪，但見羊跡。

這都由賽克洛普斯之族，

並沒有朱鬆船隻，

也無人能造舟楫，

備與異域交通，他邦貿易；

假如他有這般利器，

便可無限量發皇生息，

緣其地並非磽瘠。

沿海岸，有一帶牧地膏腴潤濕，

葡萄生長無時絕，

那土壤肥饒宜種植，

但善栽培，宜可豐收不竭。

且其間的港口異常平靜，

將舟泊岸無須掟。

也無須纜索羈維，

船經入港便能安定，

儘可以自在逍遙，

在那裏靜候風信。

那港首，有一道清泉出自山洞底，

四面有白楊障翳；

我們被神明領導入其中，

時在冥冥深夜裏；

四下黝然無所見，

原來被濃霧深深遮蔽。

仰望天空不見月，

原來是藏在濃雲裏。

也不見當前有陸地，

但聽得波濤遠騰沸；

迨到舟船傍岸時，

方見陸地赫然在眼底。

於是我們收下船帆，相將登岸，

一夢沉沉到明日。

「迨至曙光女兒奧洛刺，

露出了紅顏煥發，

我們乃放船兒周行一匝，

將那島細細看察。

唯時育夫所產衆妖精，

把島上羣羊一一都喚醒，

備供給我們辛苦行人作食品；

我們乃回舟取了強弓利箭，

分三隊將牠們追趕，

蒙神助，所獲乃無算。

彼時我帶的共是十二船，

每船平均得九頭，

我個人把最好的十頭挑選。

於是大家圍坐吃羊肉，

直至朝晨至日落，

並有美酒如泉取不窮，

任大衆恣情飲酌；

原來船中貯酒正多多，

盡都自伊斯馬魯斯地方掠獲。

彼時我們望見毗隣一島，

便是賽克洛普斯族的窟穴窠巢，

見那裏有炊煙裊裊，

並聽見人聲隱約牛羊叫。

唯時紅日西沉天已暝，

我們乃眠臥海之濱；

迨次日朝曦透露，

我乃聚舟人對他告語：

「我同行伙伴，大家都聽！

你們都在此休息靜等，

我只帶自家親信，

向那島居民探察情形，

無論他蠻橫喜爭鬪，

抑或是好客畏神明。」

「我說能即便登舟，

並命從人解纜跟隨走。

從人們聞命即刻把舟登，

就船舷列坐都齊整，

便鼓棹衝波而進。

不一時已達那島，

見濱海盡端有一洞門深窈，

上蓋着桂樹之叢，密濃幽奧；

那洞內，有牛羊整隊沉沉睡，

四周有一圈空地，

用石砌籬落包圍，

遍種着橡枝密茂，松葉青輝。

見一個龐大巨人，

獨自在餵飼羊羣，

形容怒慍口無聲，

好生的無禮蠻橫，

簡直是個大怪物，

模樣兒煞是堪驚，

不像是個尋常食穀人，

卻像一座孤峯高峻，

上插着森森樹木，獨立離羣。

我於是，命從人休得離舟，

須將牠牢牢看守，

乃攜數人向前走，

身邊只帶一囊酒。

那酒是當初伊萬齊斯^①之子馬倫^②所贈，

他是個司祭人，身居在聖林，

奉的是飛巴斯，伊斯馬魯斯護國之神，

我們因此對他禮敬，

保全他與妻兒性命。

他感我活命之恩，因有厚贈；

我受他熟金一脫倫，

外有美酒盈盈十二瓶，

盡是醇厚祭神之品，

平時他家裏男女僕人，

都不知有此藏貯，

唯有他夫妻和管窖，乃得知情。

他往時嘗此美味，

恆用二十倍清水調稀，

卻仍是馥郁芳菲，

但聞的都不能自己。

我那時將此酒貯滿一囊，

另一器裏載餽糧，

忽覺心頭微震盪，

若預示要有災殃，

怕有蠻人不知禮讓，

要與我們在途中相撞。

不數步便到洞門，

卻不見巨人踪影，

原來他已出外牧羊羣。

我們於是把洞進，

四下裏看察一巡，

見籃兒滿裝乳酪，四散紛紛，

又見羊羔牛犢，一闌闌的關緊；

那闌兒分爲數等：

這一闌關的是較大之牲，

那一闌比較後生，

又一闌盡皆稚嫩。

又見那桶兒罐兒，一一潔整，

內貯着乳汁清瑩。

我那同行的伴侶，

因向我不住的嚕囑，

說要把那乳酪先偷少許，

然後將牛羊放出趕歸舟，

即便開船自去。

我則始終堅不許，

卻不知當時許了，倒可省許多事故！

原來我彼時想與巨人見面，

希冀他有所贈與，

殊不知後來見面時，

直嚇得我們神魂無主。

「我們焚起火獻過神明，

將乳酪自家享用個稱心，

就在那洞中坐等，

直等那巨人牧地轉歸程。

他負荷乾柴一大捆，

備晚餐舉火燒焚。

他一到洞門，將柴把往地下一扔，

但聽得一下碎訇，

嚇得我們戰栗栗忙向洞隅逃遁；

他把雌牲口一齊驅入洞，

是雄的都不讓進。

這纔高高地提起一扇石門，

將洞口闔闌嚴緊；

估那石門之重，

縱教廿四輛四輪車也難得挪騰。

他於是覓個坐處，

將綿羊山羊之乳輪流擠取，

取罷，令各自把小羊哺煦。

然後又急把那乳平均作兩分，

將一半用篩兒濾澄，

一半在桶裏貯存，

備將來不時取領。

迨一一都弄調停，

乃舉火打點炊烹，

忽爾瞥見我們，便開言動問：

「哈哈，客人，你們是何等樣人？」

何處飄流到斯境？

你到此作甚營生？

抑或如海盜行踪無定，

拚性命要為禍他人？」

「我們聽他言，靈魂兒都戰震；

見他那狀貌猙獰，

聽他那聲若雷鳴，

不由人目怵心驚；

我卻尙能鎮定，將話對應：

「我們本是希臘人，

自特羅亞航海作歸程，

被狂風弄錯了途徑，

因此到來斯境，

莫非是天數安排難究竟。

我們都是亞特魯斯之子阿加綿農的子民，

他如今天下盡聞名，

緣他曾經征滅倭大國，

曾經殺戮萬千人。

只是我們如今，既來斯境，

不得不向你跪請，

望你多顧念主客之情，

並賜作客的應得贈品。

啊啊偉人，你須知敬畏神明！

我們是你的請求人，

我們到處，那天上的宙斯總總隨行，

我們倘若受委屈，

宙斯自必把冤伸。」

「我說罷，他便凶狠狠將話對應：

「你們真是些愚人，

或因來自遠方異地不知情，

竟叫我敬畏神明！

須知我們賽克洛普斯人，

並不怕宙斯威勢，

也不怕其他有福的天神；

爲的是我們的能力比他們高勝。

我不會因怕宙斯，

便饒你這些人的性命；

這全看我自己心願允不允。

今日說你們來時，

船在何方下碇——是遠是近？

你須把實話說分明。」

「他這話原來想誘我，

我卻早把意思窺破；

因又假造言詞欲將他騙過，

便說道：「都因那涅普條因，

將我們的船兒撞在那盡頭岩上碎作紛紛，

復被狂風捲入海中進，

只賸我們這幾人逃命保微身。」

「我說罷，他怒不作聲，

恨恨地站立起身，

伸手來把我伙伴揪擒。

他一手抓了二人，

奮力往地上一扔，

彷彿是兩條狗命。

可憐他二人腦漿四迸，

弄得滿地濕浸浸。

他便把四肢破裂供作夜來殮；